

“草木染”之美

王瑜明

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。”荀子《劝学》篇中的这句，定义了蓝靛工艺。在金山朱行中学的韵染坊中，我见到了这种“青花瓷”般的蓝靛之美。这里的作品大多以蓝白二色为主色调，包括用创意技法制作扎染的丝巾、扇子、围巾、抱枕、油纸伞、学生自己用扎染技法制作的生肖玩偶乃至经过翻新的衣服，这些织物上的蝴蝶、几何等各种乡土民俗图案，古朴别致。而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带着学生们创造这种靛蓝之美的，就是何愷。

古时，扎染也被称为染纛，据记载，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扎染技艺，并随着丝绸之路流传至海外。当时的图案，有简单的小簇花样，如蝴蝶、蜡梅、海棠，也有整幅图案花样。这些花样，在何愷和学生们打造的韵染坊中，都化为作品。

何愷是土生土长的金山朱行人，在她小时候，朱行地区就已有印染行业完整的产业链，产品热销海内外。何愷的母亲是扎染能手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何愷也学会了这门技艺。随着工业化发展，扎染技艺逐渐在朱行地区消失了，因为喜欢，何愷将这门手艺传承下来，在她眼里，这些来自线条的缠绕和色彩的交织，就是一种美。

十年前，扎染作为一门拓展性课程在朱行中学开设，作为学校的美术老师，何愷从家里带来一口老电饭锅、针线，又买了一些棉布来到办公室，开起了韵染坊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，下班之余，何愷也再次深入地接触学习了这门传统工艺，完善了扎染技艺。后来，她根据学生的基础，开发基础型和提高型课程。在传承中创新，是何愷一直坚持的。随着课程的深入，何愷在扎结方法、图案设计等方面开始大胆创新，除此之外，她还想到了大自然的斑斓色彩。

大自然孕育的花草树木都含有色素，或明艳或淡雅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植物也会呈现不同色彩。“织为云外秋雁行，染作江南春水色”——唐人白居易的《缭绫》描述了这种“异彩奇文相隐映，转侧看花花不定”。确实，许多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，何不试试草木染？草木染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，生活中很多植物的根、茎、叶都能染色，草木染，就是把大自然的恩赐留在织物上。那么当扎染遇到二十四节气又会有怎样的效果？何愷带着孩子们走进了自然，探索自然的色彩之奥秘。处暑时节，正是青柿子挂满枝头的时候，也是柿染的好时候。青柿子中有一种单宁酸的物质，单宁酸就是吃柿子时的涩感来源，这种成分在光照下更容易发生氧化，起到发色作用。

从植物中提取染液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。柿染方法多样，有柿子榨汁染色，也可以做成柿漆再染色。何愷带着大家分组实践，一组尝试柿漆手绘：先把青柿子榨汁做成柿漆，然后在布袋上绘制祥云、月兔等形象。另一组将柿子切碎过滤后提取染料，再用柿子汁浸染丝巾，从捣碎柿子、浸泡布料一系列的过程中感受柿染的奇妙变化。
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件相同的草木染作品。草木染因为原料取自于自然，在色彩上也具有自然的魅力。不仅柿子可以做染料，就连紫甘蓝叶、栀子之类的植物残骸或者咖啡渣也可以成为染料。后来，得知朱行工业区有一家咖啡生产厂家，何愷就带着孩子们去咖啡厂收集咖啡渣。不同浓度的咖啡渣，染出了不同深浅、不同纹样的围巾。何愷还带着孩子们研究起节气 and 适合草木染的植物种类，如立春用栀子，惊蛰用花生衣，春分用桑叶、清明用艾草……尽量就地取材。清明时节，在完成艾草完成扎染工序后，何愷和学生们还用扎染好的布缝制香囊，香囊中装上采集到的艾叶。

如今，何愷和韵染坊也是校园中时髦风尚标，旧衣翻新、扎染团扇，京剧脸谱……扎染作品已运用到生活中。学生们穿上扎染的服装，手拿团扇走起了服装秀。他们说，何老师教会了他们的不仅仅是一技之长，更是一种美的自信。

都说创意来自想象，灵感就在身边，何愷说，她要加一句：“美，就在眼前。”在她眼里，这些停留在布匹上的色彩，是自然和时间的音韵，亦是匠心与技艺的旋律。



草原上的珍珠

李昊天 摄

云端上的孤城

顾海涛

黄丹丹又出书了，不同的是，和前几本书风格迥异，这次书名没有体现小确幸、小美好，倒有点似曾相识的西北风。《孤城》首先让我想到了古龙笔下的寂寞高手叶孤城，然后又联想到大漠孤烟直的边塞小城，反正都有点苍凉的味道。

日复一日地忙着，看小说的时间几乎没有，《孤城》就那么孤零零搁置在一边，觉得挺对不住作家的。直到一次长途出差，为了打发长达数小时的飞行模式时间，我把《孤城》塞进了行李箱。

飞机越飞越高，云层越来越低，耳膜不断鼓胀，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居然让我有些头晕目眩。这些年，黄丹丹的风格、性格看似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从她的字里行间，却发现她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不断丰富着她，感动着她，同时也在刺痛着她。

飞机进入了高空巡航阶段，阳光下的云朵白得刺眼，把书中情节映衬得愈发灰暗和压抑，在引人入胜的同时，也让人产生了窒息的状态，一如书中前言所述：“那就像在爱情里沦陷的人，在享有幸福的同时也要承受痛苦的咬噬”。

标题文章《孤城》有种王家卫的镜头感，海外游子谢明回到久别的古城后，发生了梦一样的邂逅。在暗淡光影的转换中，他无助地看着父亲离去，同时也发现错失了一场美丽的青春往事，那座阔别多年的古城，最终只能是梦里承载乡愁的孤城。

黄丹丹在这本书里展示着人世间的残缺和遗憾，冷眼旁观着生死与苦难。《春秋》里的“他”和“她”，在人潮汹涌的古城里，缘起缘散，相遇早已物是人非。“他”和“她”分别经历了得与失、得与舍，种种都是人间生离死别，但终究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下去，就如同春秋永远在交替前行。《云朵的天空》描写了孪生姐妹的不同人生，看似风光无限的妹妹却担负着丧子之痛，而卑微的姐姐却靠着攀附妹妹，为生活赢得了希望。本该缓和一点的压抑感，在文章的最后突然又急剧增加，造化弄人，孪生姐妹的后代——从小到大未曾相认的姐弟，却以另一种方式相识相知，直到意外发生。

看完几个篇章，感觉有点疲惫，合上《孤城》，透过舷窗俯瞰大地，地面上的一

个个城郭在万米之外的视线外，宛如一方小小的棋盘。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常做的一个梦：梦里的自己，学会了飞翔，脱离了自己根植多年的小城，无拘无束地越飞越高，风在耳边轻拂、云在身旁萦绕……突然上方出现了高压线，只能拼命地躲避，越躲电线越多……最后终于在喘息声中安然回到了地面……不知丹丹是否做过同样的梦，搜索解梦，说这是一种心理暗示，渴望自由但却不自由，正处在一个挣扎状态。

认识黄丹丹十多年了，从她当年的小清新到之后的风花雪月，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，也给她写过几篇读后感，我一直认为那才是一个女作家该有的风格。这几年，黄丹丹逐渐找到了自己文学风格的“根”，那就是这座当过十八年楚都的古城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……在这座烟火小城里，黄丹丹静静地行走、经历、洞察、成长。古城的前世今生，就是一幅写满人间悲喜的长卷。作为一名媒体人，我多年来纪录的多是古城的“喜”，而黄丹丹的文学之路，却一步步走向了深刻和深邃，她用勇敢的笔墨，用清醒、真诚的态度关注、思考生活的真实，娓娓描述古城的苦难历史和悲情故事，让文字有更多的认同感和现实意义。

在文学道路上一路高歌的黄丹丹，尽管写作手法变得辛辣、锋利，但内心始终充满希望和憧憬，文字极具弹性，即使让人在深不见底的黑洞中也可以看得见光。《云山》纪录着三年疫情带给人们恍若隔世的记忆，曾经真切经历的种种防控措施，而今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。隔离是那期间最让人紧张和不安的境遇，好在结局在读者的默念下，走向了重逢和解放。《孽障》中的汪涛，是生动的现实小人物，有不甘、挣扎、叛逆，也有转瞬即逝的梦想，但最终还是活成了平庸落魄的社会底层，在面临一无所有的结局中，却意外拥有了上天恩赐的礼物——亲情。

飞机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，俯冲穿越云层，有点颠簸。每一次乘坐飞机，在这个时候，我都要产生很多焦虑的假想。“咯噔”一声，平安着陆，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。走出舱门，穿越过道，眼前车水马龙……孤城并不孤独。

